

他看见你的声音

之青灯木偶



殷寻
著



下

青灯引路，童谣设谜
木偶藏骨，借阴所求

这世上，没有一种方式可以隐藏死亡真相。



电视剧火热
筹备中



殷寻
著
青灯引路
木偶藏骨
借阴所求

他看见你的声音

之 青灯木偶

下



殷寻 著

目 录
Contents

第十二章	名侦探科洛	001
第十三章	外滩汇的秘方	049
第十四章	空屋里的遗像	077
第十五章	惊喜生日宴	097
第十六章	梵尼的下落	120

目 录
Contents

第十七章	两盏青灯，两只木偶	145
第十八章	你究竟是谁	169
第十九章	木偶藏骨，借阴所求	189
第二十章	我不会让他死	223
后续		322

第十二章
名侦探科洛

暗夜。

不大的房间，没有窗子，角落里燃了一盏灯，一盏青灯。

蜡烛在青灯里燃烧，寂静中偶尔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一把木椅，用油漆刷得鲜红，像是涂了一层血，在幽幽的青灯光亮中发出阴惨惨的光泽，格外瘆人。

筱笑笑不知道自己被关在这里多少天了，四肢被铁链拴住，眼睛被蒙得严实，嘴巴被胶布紧紧粘着。冷汗湿了衣服，衣服被打透又干了，长发黏上脖子，她觉得手腕和脚腕都剧痛。

那晚她似乎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，然后幽暗中出现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打晕了她，在最后合眼时她瞥见了对方的脸，蒙着黑布的脸，虽看不清长相，但她隐约感觉到应该是个女人。

房门吱嘎一声。

筱笑笑颤抖了一下，竖起耳朵去听。有脚步声，不重。筱笑笑对这个脚步声并不陌生，应该是绑架她的人，隔几个小时就会来一次。

对方撕了她嘴上的胶布，趁着能说话的空当，筱笑笑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绑着我干什么？要不然你就干脆杀了我！”

前几日的挣扎和惊叫已经耗尽了力气，连嗓子都哑了，现在一说话，喉咙像是被刀子刮过似的。对方还跟以往一样无声无息，只等她叫嚷完再一如

既往地往她嘴里塞饭。

对方绑了她却不杀她，每天保证她的饮食和饮水，只是在饭后，筱笑笑总要受尽折磨。

是刀子出鞘的声音，筱笑笑的汗毛又竖起来了。刀刃轻轻贴在了她的脸颊上，她能感觉到刀子的冰冷，然后慢慢下滑，压在她的颈动脉上。有多少次筱笑笑都以为刀子会狠狠划下来，但对方没有这么做，日行一日的精神折磨，她宁可对方一刀捅了自己。

“这张脸可真好看啊……”

是经过变声器处理的声音，听不出是男是女，她只能肯定，这几天都是同一个人。

刀子划开了她的衣服，她拼命挣扎，可无济于事。

眼泪浸透了蒙布。

“别哭，这么漂亮的脸一哭就可惜了。”

筱笑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。

“我叫你闭嘴！不准哭！”对方猛地掐住了她的脖子。

筱笑笑一时间透不过气来，血就呼呼地往上涌，她想要张口喘气，嘴巴又被胶布粘得紧紧的。就在她以为这次会见阎王时那个人又松了手。空气回来了，筱笑笑用力地喘着气。

“要不是看你这么漂亮，我早就杀了你，你这个多事的女人！”紧跟着，一巴掌打在了筱笑笑的脸上。

筱笑笑的脸颊火辣辣地疼，她死死咬着牙，这一次不再出声。

“怎么不叫了？”那个人阴森森地说。

筱笑笑紧咬牙关。

那个人的手伸了过来，笑得狰狞，“没关系，我会让你叫的。”

筱笑笑头皮一阵发紧，意识到对方要做什么后拼命挣扎，那个人笑得刺耳，“你们把自己整得这么漂亮，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吗？”

然后筱笑笑听见又有人进了房间，幽暗中一双男人的手撕开了她的衣

裳，她攥紧了拳头，指甲狠狠抠进了掌心，眼泪就一颗一颗地砸了下来。

三点整，国际航班抵达。

顾初没见过科洛，为此准备了块接机牌，拼了科洛的名字，又怕对方出闸口后径直离开，便又买了个卡通兔子的氢气球挂在了接机牌上，在人群中十分扎眼。

做完这些，她抱着一大杯星巴克咖啡慢悠悠地等候。

等了大约二十分钟，科洛所乘坐的航班就陆续出来人了。顾初被前后左右的几名大汉一挤就给挤走了，再抬眼去瞧，视线已然被挡得严实。

顾初急了，大嚷着：“让开让开，咖啡洒了不负责啊！”前行杀路，那只兔子氢气球就在人群上方晃悠来晃悠去。

有只大手从人群中伸了过来，十分有力地将她扯了出去，顾初眼睁睁地看见咖啡从杯子里洒出来，“温柔”地溅到了对方的白色衬衫上。

定睛一瞧，是个高她一头的混血帅哥，他许是没料到会被溅一身的咖啡，愕然地看了看胸前湿了大片，又看了看顾初，再低头看自己的衬衫。

“这叫好人没好报吗？”男人竟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顾初连连道歉，但很快反应过来了，“这件事也不能怨我啊，是你刚刚抓我的吧？你抓我干吗？”

“我看到一只兔子在空中摇晃，想看看究竟，谁会想到拉出个大活人？”

顾初顺着他的手指朝上看了看，道：“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弄脏了你的衣服，你放心我会负责，但是我现在要接人，你直接开个价吧。”她怕科洛走了。

男人二话没说把牌子给抽走了，扔在了垃圾桶里。

顾初上前阻止，“你太过分了吧？我又不是不赔你衣服。”

“我！”男人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又指了指垃圾桶里的牌子。

顾初一愣，“科洛？”

男人给了她一个欧洲宫廷式见面礼，“就是我。”

顾初恨不得刨个坑把自己埋了，刚想着再次道歉给对方留下点好印象，

就见周遭有些漂亮女郎在朝科洛抛媚眼，他则冲着那些女郎吹了口哨回应。她翻了一下白眼，“那么科洛先生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出门在外，形象很重要。”科洛转身朝旁边的服装店走去，一手拉着行李箱，一手还扯着粉兔子氢气球。

顾初一心记挂着笑笑的事，疾步上前，“难道你没带换洗的衣服吗？”

“带了，但拿出来很不方便。”科洛说着已经进了店。

他选了件白色衬衫，花了不到三分钟，跟女店员聊天打趣却用了三十多分钟，如果不是顾初终于按捺不住拉他离开，他还没有停歇的意思。在通往停车场的路上，科洛还揪着那只粉红兔子气球，问她：“我穿这件衬衫好看吗？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“如果你想夸我帅的话可以尽情夸，我这个人不是很谦虚。”

“我不想夸。”

科洛惊讶，见她又噤噤往前走，一伸手拉住了她的马尾辫，“为什么？别的女孩子看见我就脸红。”

顾初被他揪着辫子不能快走，回头冲他嚷：“科洛先生，你是鹤立鸡群，但也仅仅是站在鸡群里才会显眼，你站在鹤群里试试看？我家北辰比你不知要帅出多少倍，我天天面对个超级大帅哥早就免疫了，还会对你这种半成品脸红？”

科洛被她说得一愣一愣的。

顾初逞完了口舌之快倒是顺气了，但一下子又意识到对方可是贵客，又后悔了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那个……我们还是上车吧。”

科洛盯着她一甩一甩的马尾辫，直乐。

科洛上了车后一点都没把自己当客人，直接开了车里的红酒，冲着她笑，“有陆北辰的地方永远不会苦了舌头。”

顾初没吱声，想着怎么把话题转到笑笑身上。科洛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

倒车镜，优哉游哉地说：“陆北辰那家伙还真是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保镖都动用了。”

顾初扭头看了他一眼，这个人看上去吊儿郎当的，实则观察力很强，路上这么多车，他一眼就能看出哪辆是跟着他们的。

“他有点小题大做了。”她随口算是回答。

科洛摇头，“他这么做有他的道理，做他那行，帮的人多，得罪的人也不少，在美国的时候好几次他都差点没命，你是他女朋友，他紧张你也是应该的。”

顾初很少听陆北辰提及他在美国的事，一听科洛这么说，心里活泛了，“你跟他认识很多年了？”

“三年，不算算很多年？”科洛摆弄着手里的粉红色兔子，笑得发邪。

“那……他在美国那么危险，这几年都怎么过的呀？”

“他在美国的保镖可比在中国多多了，而且都是每半年一换，他那边的实验室，大概出出进进的保镖有五十多号人吧。”科洛好心给她科普。

“为什么要每半年一换？保镖不是跟在身边时间越长的越好吗？”

“你男朋友工作性质特殊，再加上他是陆门的人，跟在他身边的人时间越长知道他的事就越多，反而危险。”科洛酒杯一抬，一饮而尽。

“既然有那么多保镖，他怎么还会遇上危险？”

科洛盯着她，眼神怪异，“你对他在美国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
顾初摇头。

科洛像是看外星人似的看着她，末了笑道：“他还真是把你保护得太好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想要他命的人无非就是打击报复，陆北辰也是人，不可能永远不落单，对方就找机会下手喽。”科洛将酒杯搁置一旁，“听说陆家小公子差点被人撕票那次，他带了巨额赎金打算赎人，哪知道对方压根儿就是冲着杀人去的。也是巧了，对方雇用的打手头子一直想整陆北辰，因为是陆北辰的一张鉴定

书将对方的弟弟送进了监狱，陆北辰被他们折磨个半死，又被锁车里扔进了大海，幸亏他身手还不错才保住了性命。”

顾初打了个寒战，冷不丁想起陆北辰后背上那道疤……

“你也别担心了，陆北辰那家伙是铁打的身子，死不了。”科洛生怕吓到她，安慰道，“想杀他的人要很费脑子，再加上他枪法又那么准，对方没等靠近就没命了。哦，忘了，中国不能随意佩戴枪支。”

“他……枪法准？”

“当然，他的身手和枪法是出了名的好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”

顾初想起之前对付刘继强的那次，当时他制服刘继强的时候的确很利落，还有开枪……全都是被罗池那小子给误导了，是他说陆北辰手无缚鸡之力。

科洛用肩膀撞了她一下，“你们顾家跟陆家是有生意往来吧？既然如此，你怎么还对陆北辰一点都不了解？”

“顾家怎么可能跟陆家有生意往来？没有，没有。”她并不惊讶科洛知道她姓顾，八成是陆北辰告诉他的，再加上科洛本身就是侦探，想查一个人对他来说不难。

科洛听了纳闷，“是你不知道吧？”

“我家是做药品生意的，跟陆家怎么会有合作啊？”

“你不认识陆振扬？”

陆振扬？陆北辰的父亲。

“听说过，没见过，更别提认识了。”

“那陆家你认识谁？”科洛好奇地问。

“认识陆北辰啊，还有……”顾初眼神黯淡了下来，“北辰的弟弟，北深。”

“哦。”

一听他这个口吻，顾初心里激灵了一下，“你认识北深？”

“你跟北深什么关系？”科洛没回答，反而笑着问。

“我……你怎么这么八卦呀？什么关系跟你有关系吗？”顾初又低下声音，“他都过世了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”

“过世？谁跟你说他死了？”

顾初震惊，盯着科洛，好半天喃喃了一句：“北辰说的……难道，他……”难道他还活着？这句话堵了喉咙，胸口被心脏撞得直疼。

科洛目视前方，从侧脸看不出太多情绪，再开口时语气轻松如旧，“如果这话是陆北辰那家伙说的，那……应该假不了。”

顾初怔怔地看了他好半天，科洛优哉游哉地往后座上一靠，扭头看她，“是不是发现从侧脸的角度看我还是挺帅的？”

顾初哪有心思跟他开玩笑，急急地问：“北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科洛左眉微微挑起，看上去有点坏，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刚刚——”

“我对他的事不了解，只知道陆北辰有个弟弟。”科洛又自顾自地倒了一杯酒，“你不说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他弟弟已经不在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顾初欲言又止，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不对劲。

科洛又借故凑近了她，“他弟弟去世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应该告诉你了吧？事故，还是生病？”

顾初哑口无言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，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一些信息来，例如他是故意，又例如他是想转移她的注意力。

“你似乎也没比我知道得多多少。”科洛笑嘻嘻地说。

失落，如深秋黄叶，禁不起动荡就被风吹了一地。顾初没说话，目光沉沉的。

北国的秋远比南国萧瑟清冷，空气干凉，叶子黄得也快。

陆北辰走进会议室，坐在鱼姜身旁的那个空位上。沈强的旧居被发现后，温泉抛尸案、外滩汇及整形机构就成了一张需要重新审度的大网，就此两地也开了不少会议，无非前期需要秘密进行一次性收网。

在会上，罗池将筱笑笑失踪也列为跟这个案子相关的调查内容，在北京这边同事汇报工作进程时，罗池收到了上海同事的电话，他在原位接听，通

话结束后脸色不大好看。

他主动向大家说明：“同事们搜查了上海的整形机构，连同地下都查了个底儿朝上，结果并没发现异常，筱笑笑还是不知所终，地下储放了大量的医学整形器械，并没发现任何违规操作的迹象。”

陆北辰在整体归集了尸检报告及判断后就始终以倾听为主，听完罗池的话后他一直保持沉默。

“也许一开始调查的方向就是错的。”同事 A 发表意见，“监控录像未必会拍得齐全，毕竟整形结构院内的监视器坏了。”

罗池啃着手指头，思考了一下，“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去晚了一步，机构早就将违规操作的证据搬走了，等我们再去就换上了正常的整形器械。”

陆北辰有了反应，问：“地面是干净的吗？”

罗池说：“据调查组的同事反应，地面很干燥。”

同事 B 说：“存放器械，首要就是保持环境的干燥，既然是这样，代表地下应该没什么问题。”

陆北辰思考了一下，又开口说：“也许，还有其他可能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。

陆北辰一手搭在会议桌的桌面上，目光沉着，“筱笑笑如果是在机构失踪的，那么必然是发现了什么秘密。既然犯罪嫌疑人已经绑架了筱笑笑，却又迟迟没有撕票的原因是什么？犯罪嫌疑人以筱笑笑的名义来拖延时间，例如短信，再例如发博客，他为什么要拖延时间？我思来想去，想到了两种可能性。”

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一种可能性是，对方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，首先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机构里的人，那家机构是令人变美变瘦的地方，换句话说美女制造地，犯罪嫌疑人对美好的东西存在憎恶感。当然，我不是心理学专家，上述说法有待进一步验证。

“另一种可能性极大，犯罪嫌疑人拖延时间的真正目的就是混淆警方的视线。放器械的地方需要干燥不假，但如果利用小半个月时间来清理地下室

的油脂残余和血液的气息也不是难事，清洗场地外加大量干燥剂就可以。所以罗池刚刚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有一半是对的，地下室以前是存放违规操作证据的，也就是我们初步判定的脂肪和血液，当警方赶到之前被换成了正常的器械。可我认为，上海和北京两家外滩汇的招牌菜小酥肉的秘方来源，也就是整形客人留下来的脂肪和血液，还留在整形机构的地下室中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另有存储空间？”罗池惊愕地问。

“确切来说，整形机构的地下室并非只有一层。”陆北辰十分肯定，“能够作为原料供应场所，地下室的存储空间一定不小，空间很大，存储的脂肪和血液就会不少，哪怕是连夜运送，至少也要调辆大货车，可我们调查过，近一个月来机构并没有大货入院的记录。再者说，如果真牵扯到脂肪和血液，一旦外运目标极大，太过冒险。既然不能外运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藏在看似最危险的地方。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铤而走险也未必行得通，有时候目光所及的未必就是真相。”

北京的一名同事说：“北京的外滩汇秘方供应应该来自北京这边的整形机构，倒不如马上去查北京这家。”

“半个月的时间足够同时处理两家整形机构的地下室。”陆北辰说。

鱼姜一脸疑惑，“教授，我有件事不明白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杀了筱笑笑，然后再冒充她发短信和博客，这同样可以拖延时间啊。”

“能够在机构公然绑架又不被别人发现，犯罪嫌疑人除了会是机构里的人外，还有可能与温泉抛尸案有关，往往这类犯罪嫌疑人更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所以相比杀死无意闯入者倒不如慢慢跟警察周旋，他把自己当成猫，将警方当成老鼠。对方不但冷静残忍，极大的可能就像是我刚刚说的，心理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态。”

陆北辰分析自己的观点，最后补上了一句：“当然，我希望尽快搜查北京整形机构，我和我的属下需要亲自到地下室现场看一下，也许能得到更精

准的答案。相比调查沈强，救出筱笑笑刻不容缓，因为在犯罪嫌疑人眼中，筱笑笑只是用来引诱警方的人质，一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筱笑笑就没了利用价值，她很可能凶多吉少。”

会议休息时，犯了烟瘾的男同事们纷纷跑去吸烟了。陆北辰独自一人站在警局的后院，那里种了一棵上了年头的国槐，枝杈茂密，能向远方延伸几十米远。相比上海，北京的秋来得越发明朗，槐叶已成浅黄，衬着蔚蓝色的天空。风一过时最美，叶子簌簌而落，迷乱了视线。

树下放了只半人多高的古色古香的垃圾桶，桶台上放有咖啡末。陆北辰立在旁边，眉梢似有思考，目光严肃。许是太过专注，他压根儿没发现有黄叶随风落在自己的肩头。他将西服外套留在会议室，只着黑色衬衫。头顶就是大片的浅黄，冷峻挺拔的他与大片美好的秋色融为一体。许久后他才从兜里掏出烟盒来，抽了根烟叼在嘴里，摸了摸其他的兜，半天没摸出只打火机来。

一只拿着打火机的手横过来，啪的一声，小火苗在风中轻轻摇曳。陆北辰眼皮没抬一下，脸微侧过来借着送上的火将烟点燃，深吸了一口，轻轻吐了烟圈，青白色的烟雾随风如鬼，身姿渐渐虚没。罗池给自己也点了根烟，抽了一口，习惯性地往垃圾桶上的咖啡末里弹了弹烟灰，半晌后说：“他们决定审讯了。”

“在会上我还算耳聪目明。”陆北辰弹了一下烟灰。

“我这不是想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”罗池右手夹着烟，左手搭在右臂的臂弯上，偏头看着陆北辰。

两地上级都做出批示，对于这次案件极为重视，专案组成员也达成一致，就华美品牌持有人盛天伟进行调查审讯，针对沈强旧址浴缸中的血迹匹配着实调查许桐，对于受害人戚娇娇、意图谋杀戚娇娇的餐厅服务员小武拘留审讯，最后就是对疑似与庞城有关系并提供外滩汇同原料“秘方”给顾初的凌双进行审讯。

也许连老天都在推着案情往前走，小武目前仍旧处于拘留状态，戚娇娇

亦在警方的视线中，而盛天伟、许桐及凌双也都在北京，为警方即将开展的审讯工作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条件。

“在没有新证据之前，我怎么想不重要。”陆北辰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。

他说完这话，脑海中不经意闪过顾初的影子，心就蓦地缩痛了一下，这个案子发展到今天，他想改变只能请求天助。从他从事法医这个职业到今天，一直以来他只信他自己，他的信仰只有证据下掩藏的真理。可此时此刻他愿意去祈求上天出现奇迹。

她哭，从不大哭。有时候他情愿她号啕大哭，也好过默默流泪。如能号啕发泄情绪，大不了就是一把刀子生猛地捅在他的胸口上，她无声落泪就成了极细的钢丝，一点点勒掉他的肉，放干他的血。盯着手指间的烟头，烟灰已有一截，那点猩红在微风下慢慢吞噬着烟身，若隐若现。陆北辰想起顾初说的“以后还是少抽点烟吧”，手微抬一下，烟灰落地，他将余下的烟摁灭在咖啡末中，把烟头扔进了垃圾桶。

罗池盯了他半晌，明明能看见他的眼睛却怎么都看不穿他的心思。他又抽了一大口烟，然后用力吐出，“先不说盛天伟和凌双，单是一个许桐，你既没办法向顾初交代，又没办法向顾初的姨妈交代，别说什么你一点想法都没有，说实话，这个案子连我都不想接了。”

“就是因为没法交代，所以才更要查下去。”

罗池夹烟的手抬起，用拇指挠了挠眉头，“你相信他们是无辜的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只相信证据。”

罗池清楚他的脾气，出了名的嘴硬。他也不想揭穿他，将烟头摁灭后，说：“下午一起去现场。”

陆北辰点了点头。

科洛跟着顾初回了老洋房，连喝了两大杯咖啡，又吃了一盘子水果，一脸享受状，却总是闭口不提正经事。

顾初没敢催他，能跟陆北辰成为朋友，想来他身上必定有过人之处，这

种人往往有自己的办事方式，逼不得的。他问东问西，无非上海哪里好玩、上海什么东西好吃、上海什么地方艳遇最多等，顾初除了无法回答艳遇这类问题外，其他的也都耐心作答了。直到科洛将身上的衬衫脱下来扔给了她，顾初彻底崩溃了。

“新买的衬衫需要洗一下，刚刚我是没办法。”他双手一摊。

顾初盯着他，“我没义务帮你洗衣服。”

“我是帮陆北辰办事的，你是他女朋友，你说你有没有义务？”

一句话说得顾初哑口无言，暂且不说为了筱笑笑，单是看在陆北辰的面子上，她也不能跟科洛闹掰。强行压下分分钟想把他轰出门的冲动，顾初一扭身进了洗手间。科洛裸着上半身靠在门框，“陆北辰真的亲口跟你承认他弟弟死了？你信吗？”

“想问清楚，你找陆北辰去啊。”

“如果他弟弟没死呢？”

她洗衣服的动作停滞了一下，“真相只有陆北辰才知道。”

“你可以问他。”

顾初将了他一军，“你也可以问他。”

科洛哈哈一笑转身离开了。很快顾初洗完了衬衫，在她晾衣服的空当，科洛拍了照片发了一条消息。顾初第六感作祟了，敏感地问：“你把照片发给谁了？”

“你很快就知道了。”

没几秒手机就响了，科洛冲着顾初扬了扬手机，“看见没有，这家伙其实也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无坚不摧。”

他按了免提，“Hello!”

“手机给顾初。”那边直截了当地说。

顾初接过手机，取消了免提模式。

“初初。”陆北辰的声音柔和了，“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科洛有下榻的酒店，不需要留他在家；第二件事，虽然他是来找筱笑笑的，但这是他答

应要做的事，所以你不用因为心存感激而鞍前马后；第三件事，除了筱笑笑的事，他问你其他的什么话你都不用回答，又或者，如果你懒得搭理他，随便放逐了就行。”

老洋房所在的位置人少，平日来不开窗的话房间就很安静，科洛没起身，单是坐在沙发上都能听见陆北辰对顾初的“叮嘱”，笑得越发肆意。

顾初扫了科洛一眼，当着他的面跟陆北辰告了状，“我觉得你交友不慎，你不在上海，我怎么觉得他有点来祸害家属的架势呀。”

“例如？”陆北辰在那边笑了。

“第一，他是登门入室；第二，不是我想鞍前马后，是他太不把自己当成客人了；第三，他除了笑笑的事闭口不谈外其余什么话都问，也许是他太想了解你了，想尽办法引起我的好奇心，试图通过我来满足他的好奇心。”

“看来我这通电话打晚了。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

“如果他继续裸着，你可以报警。”

顾初听了这话后反应过来，科洛刚刚是把自拍照发给了陆北辰。通话结束后，她将手机还给了科洛，心想着她还真是生平第一次遇上像他这么无聊的男人。科洛接过手机，随意往茶几上一放，在沙发上盘起了腿，笑得没心没肺。

“听说陆北辰交了女朋友，我没来中国的时候就在想什么样的女孩能把他擒住，现在看来你还挺聪明，怪不得会引起陆北辰的兴趣。我认识陆北辰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他对哪个女孩的事上心过，全都是一大帮女人倒追他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个 gay。”

科洛在喋喋不休时顾初已经自顾自地打开了他的行李箱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行李箱里各类物品收拾得比她还要细致，甚至精分到每一支牙刷的分装。半晌她抬头看着他，“你是处女座的吧？”

科洛用十分骄傲的口吻说：“太阳、月亮全都是处女座。”

顾初的脑袋忽悠一下，双处女，奇葩中的战斗机啊！她从中抽出个真空